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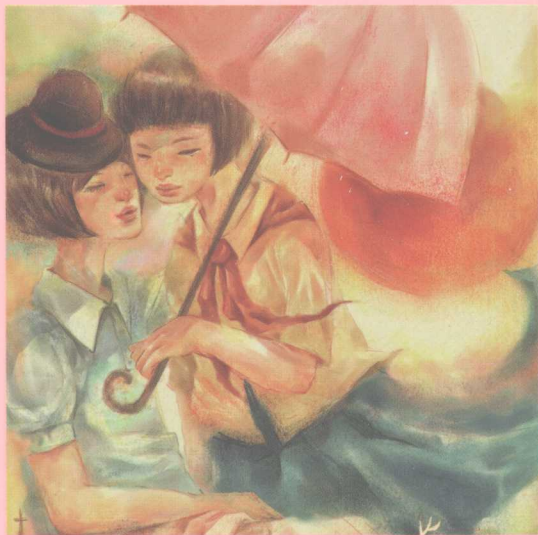
冰
心
奖

获
奖
作
家
书
系

人生的万花筒

BOOKS OF
BINGXIN AWARD
WRITERS

卢晓蓉 /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冰
心
獎

获
奖
作
家
书
系

人生的万花筒

BOOKS OF
BINGXIN AWARD
WRITERS

卢晓蓉 /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的万花筒 / 卢晓蓉著; 蘑菇头绘.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6
(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
ISBN 978-7-5322-5425-5

I. 人… II. ①卢…②蘑… III. 儿童文学-散文-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0626 号

人生的万花筒

卢晓蓉 / 著 蘑菇头 / 绘

策划编辑 / 杜蕾 责任编辑 / 康健 刘瑛

装帧设计 / 付莉萍 美术编辑 / 雷晓玲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 787×1092 1/16 14.5 印张 彩插: 12P

版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1-20000 册

书号 / ISBN 978-7-5322-5425-5

定价 / 18.00 元

策 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 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 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电 话 / 027-68754624

给世界爱和美

——《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总序

耕耘在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园地里的一代代作家，有谁不曾做过冰心先生的“小读者”？谁的心灵不曾被那盏闪烁着朦胧的橘红色光芒的小橘灯温暖过、照耀过？谁的情感和文字里，不曾接受过那涓涓春水的无声的润泽？谁的记忆里不曾珍藏着那宝石般晶莹的繁星的光芒？

寒来暑往，柳色秋风。散文家普里什文有一篇只有一句话的散文：“在那些春水奔腾过的地方，如今到处是鲜花的洪流。”我们愿意借用这句形象的话语，来祝贺“冰心奖”创办二十周年。同时，我们献上这套《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纪念“冰心奖”遵循着冰心老人“铺路架桥”的嘱托所走过的二十年历程。

繁星永照，春水长流。冰心作为 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女作家，她把真诚的爱心给予了一代代“小读者”。

冰心一生爱孩子，她的作品受到几代读者的欢迎，设立一项冰心奖，鼓励支持为孩子们创作、出版好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对冰心老人九十寿诞最好的祝贺。——1990 年春天，在

冰心老人九十寿诞之际，由著名学者雷洁琼、世界著名作家韩素音、著名儿童文学家葛翠琳共同倡议、创办的这个儿童文学、儿童艺术教育和儿童图书奖，即以文学家冰心的名字命名。

冰心老人生前一再寄语儿童文学作家们：“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为儿童创作，就要和孩子交往，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得奖仅仅是文学创作的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奖从创办之日起，即传承着儿童文学真、善、美的精神，致力于出版、传播和奖励优秀的儿童图书；致力于发现、扶持和推举具有潜力的儿童文学新人；致力于支持、鼓励儿童艺术教育的普及、发展与创新。

冰心奖，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梦想。

冰心奖，是飘扬在童心城堡上空的一面爱的旗帜。

著名文学家巴金生前曾为“冰心奖”题辞：

“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冰心大姐就是这样的人，她写了将近一个世纪，今天还紧紧握着手中那支笔。好几代的孩子读她的诗文懂得爱世界、爱大海、爱星星。听她的话，年轻人讲‘真话’，写‘真话’，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赤诚的心。作为读者，我敬爱她；作为朋友，我为她感到自豪。”

我们相信，对冰心老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献给世界和孩子更多的爱与美，献给世界和孩子更多的爱与美的作品；而对“冰心奖”最好的纪念，也莫过于献给世界和孩子更多优秀的儿童图书。

《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遴选冰心奖创办二十年来历届获奖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分辑推出，每辑 10 册。我们心怀这样一个美好的期许：用两年或三年的时间，遴选出版至 50 册的规模，囊括小说、童话、诗歌、散文、寓言等各个门类。

我们用这套书，见证冰心奖二十年来为推举和发现当代儿童文学“新经典”所做的铺路架桥的努力；我们用这套书，呈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题材宽泛、风格多元、异彩纷呈的宏大气象；我们用这套书，展示二十年来中国四代儿童文学作家严肃、真诚的创作实绩；人类的创新精神是永恒的，我们也用这套书，向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们在追求艺术个性化的道路上所坚持的创新精神和探索勇气致敬。

“大海呵！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我们谨以这套获奖作家与作品书系——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诞辰献礼。

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献礼。

向“冰心奖”创办二十周年献礼。

献给今天和未来的孩子、家长和老师们的。

献给亲爱的读者。

献给儿童文学史。

徐鲁

2008 年 4 月

序

卢晓蓉

小时候，因为物质匮乏，父母很少给我们买玩具，但有一种叫做“万花筒”的玩具，家里总是有的，因为我对它情有独钟。万花筒的造价不贵，不过是用硬纸卷起来的一个圆筒而已。圆筒的一端用不透明的纸封口，中间留个小孔；另一端用半透明的纸糊起来，里面放些不同颜色的碎纸片。把圆筒半透明的一端对着光源，眼睛贴着另一端的小孔看去，这些不规则的碎纸片竟变成了排列有序、色彩缤纷的图案。随着圆筒的转动，里面的图案也在不断变化，可没有一个图像是完全相同的，真可谓“瞬息万变”“层出不穷”。但奇怪的是，无论这些图形怎么变，总是指向同一个圆心。于是我就有了一种感悟，似乎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在吸引这些碎纸片，将它们拼接起来，使之在无序的变化中求得一种均衡对称的美。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懂万花筒的原理是什么。这就使得万花筒的“魔法”给我带来的那份惊喜，那份美感，至今还时时激起我心中的涟漪，引领我回到儿时的童话世界中去。

回顾自己的人生，就好比透过时间隧道这个“万花筒”，从这一端的“小孔”，观看那一端的“图像”，同样是变幻莫测，同样是魅力无穷。那些不成方圆的“碎纸片”，不就是自己从小到大从脑袋里蹦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吗！虽然有的遐想原本就那么虚无缥缈，例如我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老是梦见自己长了“飞毛腿”，想到哪，就能“飞”到哪，打遍天下全

无敌；有的幻想原本已近美梦成真，可一转眼就成了肥皂泡，比如有一次我穿着妈妈买的新毛衣就要去给苏联专家献花，却莫名其妙被临阵赶出局；有的期盼原本已是到口的“饽饽”，却被造化之手捏个粉碎并抛到九霄云外，就像高中毕业，以我的成绩和表现，完全可以考上一所心仪的大学，没想到不但被拒之门外，还被迫去到偏远的农村，而且一去就是 13 年……尽管如此，无穷无尽的奇思妙想还是须臾不曾离开我的人生，有时真的闹到了“不知我是蝴蝶，还是蝴蝶是我”的程度。

改革开放后我从农村考进上海的大学，一位好友来看我，曾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知青回城后都忙于营造自己的小家庭，而你还是那么富于理想和追求？”我想了想，回答他：“如果没有理想，我可能早就被黑暗和绝望吞没；如果没有追求，我势必会得过且过，放任自流，那就成就不了今天的我。”为了成就“今天”的我，我就有了对“明天”的希冀和前行的动力，就有了“向上跳一下才能够得着”的目标。有了这样的理想之光、追求之心，我在回望人生时，就有了观看“万花筒”般的惊喜、感动和满足。那高悬于头上的理想，不正是照耀万花筒一端的光源；而深藏于心底的追求，不就是吸引“碎纸片”们汇聚成美丽图案的力量吗？

用这样的万花筒回望我的家庭，我看见了毕生都在为“强国富民”的理想而奋斗不止的祖父，看见了自己从未穿过一件花衣衫却将隽永的美留给人间祖母，看见了敢于单枪匹马上阵“打鬼”的外婆，看见了屡经磨难却正直善良爱心无限的父母，看见了“不为物役，但为书痴”的丈夫，也看见了已经功成名就却依然创意迭出的弟弟等等，他们都是激励我奋发向上的榜样和标杆。

用这样的万花筒回望我的成长经历，我看见了像烛光一样长明在我心中的“花儿匠”、师长、英烈和敢为人先的思想者，看见了在苦难中给了我亲人般慰藉的农民和生产队长，看见了和我患难与共的知青朋友，和我分享好运的大学同学，也看见了被人为地割裂成两个阵营的中学时代。尽管有过屈辱和隔膜，但透过岁月的万花筒，我看得更真切的，还是曾经拥有的同窗之乐和手足之情。

用这样的万花筒去观察我周围的世界，更是一番别样的风景。那里虽曾有过风刀霜剑，却也有冬天里温暖人心的太阳；虽曾有过人间炼狱，却也有培育幸福树的土地和庙堂；虽曾有过颠倒是非、抹黑人性的污泥浊水，却也有超越种族、超越国界的普世真情。我始终相信：只要你面对理想之光，阴影就在你身后；只要你不放弃追梦，人生和世界就如七色彩虹，风雨过后便会精彩纷呈。如同曾经硝烟弥漫的海防前线福州，如今已变成两岸和平统一的桥梁；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今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明珠；荒芜沉寂的青草坝竟卖出了天价；填土立国的荷兰却拥有多项世界第一……只要人类有理想，就会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开辟出前进的路；只要人类在进步，就会呼唤真正的和谐共存——如同九寨沟的天籁之音。

我曾经在另一本散文集《水咬人》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我要感谢“每一位关爱、培养、扶持、激励我成长的长辈、亲人、老师、乡亲、朋友和众多的民族精英们，是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怎样走好人生的路；是他们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让我在黑暗中看见了光明，在毁灭中‘听见’了新生；是他们启迪了我的智慧，增长了我的才干，使我不至于盲目自卑，虚度年华。”这，也是我现在和永远的心声。

2008年2月

目 录

第一辑

- 我从梦里走来 / 003
- 祖母教我学刺绣 / 008
- 一件毛衣 / 012
- 慈母手中线 / 016
- 忆 外 婆 / 021
- 给“书虫”当夫人 / 028
- 母亲的搬家生涯 / 032
- 我有个爱做梦的弟弟 / 036
- 父亲的座右铭 / 039

第二辑

- 祖父的遗产 / 051
- 点石成金的卢作孚 / 055
- 花园世界的追梦人 / 062

- 067 / 巴山蜀水祭忠魂
 077 / 天价地皮上的人间记忆
 082 / 魂欣悦兮庆回归
 086 / 青岛寻梦

第三辑

- 091 / 青草坝的故事
 095 / 长明的烛光
 101 / 江姐的遗书
 106 / 水咬人
 111 / 玉米听“长”
 115 / 扛大枪的山里娃
 120 / 红领巾情结
 126 / 圆了大学梦
 130 / 二十年后再相会

- 133 / 咏雪四题

第四辑

- 145 / 家,是什么?

人格的魅力 /	148
履历表传奇 /	156
人猴之间 /	161
情深义厚天有知 /	166
愿你在天国与“少中”诸公相会 /	172
闲话“京沪直达” /	179
奥运与水运 /	184

第五辑

黄土地剪影 /	189
福州印象 /	193
巴黎冬天的太阳 /	197
幸福树 /	201
超级“门槛精” /	205
金庸金秋神州行 /	210
和谐共存 /	214
冰心奖获奖感言 /	218

第一辑

如果说，童年的梦五光十色，变幻无穷，
似七巧板，似万花筒，
那么我对童年的记忆则似一幅幅油画，一尊尊雕塑，
随着岁月的洗濯与磨砺而更见清晰，更难忘怀。

我从梦里走来

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同龄人所经历过的种种曲折、坎坷、艰辛、磨难几乎都无一幸免，可待人处世却总也抹不掉“理想主义”的色彩。于是四下里常常传来“你别做梦了”的或悦耳、或刺耳的回音。然而，我这人偏偏生来就爱做梦。打从记事以来，几乎就没有不做梦的日子。不但夜里做梦，午睡做梦，打个盹也会做梦，甚至闭上眼睛就是梦。如果说一个人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睡觉上，那么我几乎就有三分之一的生命缠绵在各种各样的梦境里。

儿时的梦渗透着纯洁烂漫的童真，宛如温馨有趣、美丽动人的童话世界，就连梦中的鬼也让人感到亲切可爱。记得还在我没上小学的时候，父母亲因为要出去工作，常常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这种最早的对孤独和期盼的体验演绎成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傍晚时分，我盘着小腿坐在卧室门后的一张大床上等待父母亲下班回来。这时只见一群小鬼排着队悄悄推门进来。这些鬼的个子都不过两尺高，模样一点也不狰狞恐怖。进屋后它们就旁若无人地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有的躲在门后面，有的藏在床底下，嘻哈打闹，好不快活。玩得尽兴了，就一个接一个地像来时那样排好队往外走，悄悄地消失在门外的暮色中。也许是因为这些活泼亲善的小鬼曾经陪伴我度过了许多寂寞难耐的时光，所以我久久无法忘却这段奇特的梦境，以至于曾在相当长一段时

期里对“7岁以下的孩子看得见鬼”的传说信以为真。而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正是儿时做过的这个“鬼梦”，竟然在过了许久之后的三年灾害时期，冥冥中指引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了一个搅得四邻不安的盗窃犯——原来他正好躲藏在我家卧房门后面的一张大床下！

在儿时的梦里，我曾摇身一变，成了“飞毛腿”。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吃过晚饭后，我和几个小伙伴玩起了“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在轮到我当“强盗”时，我找到一个石头堆砌的洞穴，悄悄爬了进去。“官兵”们四处搜寻，却没找到我藏身的地方，我躺在洞里好不得意。不知不觉间，身后突然出现了一队“官兵”，杀气腾腾地朝我追来，我吓得撒腿就跑。可两条腿这时却软得像棉花一样，越急越使不上劲。眼看就要给追上了，我突然想起了“飞毛腿”的故事，于是赶紧命令自己也变成“飞毛腿”。就在一闪念之间，我已嗖地升上了天，腾云驾雾，大步流星，要多快有多快，把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边……直到外婆把我从石头洞里拎了出来，我才大梦初醒，从天而降。说也奇怪，自那以后，但凡梦见被什么东西追赶，只要我想变“飞毛腿”，即刻就能梦想成真，助我平安无事逃出生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梦的内容和功能也起了一些变化。比方说，白天没有解出的难题，夜里做梦却找到了答案；白天有什么事忘了做，梦里会提醒我想起来。有一次学校里举办各班级之间自编自演的文娱节目比赛。事到临头我们班还没凑出个像样的节目来，急得我这个班长坐卧不安。没想到给这么一逼，夜里做梦时，竟然写出一首长达50多行的快板词。第二天一起床，我趁着头脑还清醒，赶紧给记了下来。经过修改润色，还真给派上了用场。如果说梦可以延续人的思维，那么我是对此深信不疑的。

我的梦之多之实在，有时简直达到了以假乱真、分辨不清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的地步。在那一生中最多梦幻的青年时代，北大一直是我最为神往的圣地。我依稀记得，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我来到燕园的未名湖畔：夕阳的余辉映照在未名湖上，湖面淡淡的水雾被

染成一片粉红。湖边柔嫩的芦苇像披上了红纱的少女，在微风中翩翩起舞。远处的教学楼在那粉红色的纱幕后面时隐时现，朦朦胧胧。可当我后来踏进北大校园，漫步在朝思暮想的未名湖畔时才恍然大悟，过去一直以为我到过北大，原来是受了梦的“愚弄”：未名湖畔只有垂柳，哪有芦苇？

我曾为我的多梦考证过“家族梦史”，发现在众多亲属中像这样多梦的还只有我一个。于是我母亲猜测，可能是由于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正赶上日本鬼子投降，她正伴随在中美抗日远征军中担任翻译的我的父亲，乘军车从昆明赶往南京退役。一路的兴奋，一路的颠簸，以致于给我留下了这个“后遗症”。我的多梦是否与这次腹中旅行有关，我不得而知。可这次旅行确乎给我留下了无法抗拒的另一个“后遗症”——父亲因为在大学毕业前夕这一投笔从戎的爱国之举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而我也就顺理成章被划入“出身不好”的名册。我端端正正地填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字样的高考志愿表连同个“此生不宜录取”的大红印章，一起被封存在档案里。上北大也就成了我终身无法实现的名副其实的梦想。

进不了大学，我就义不容辞地选择了上山下乡。所持的理由极其简单明白：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与那些“考”上了大学的幸运儿并无优劣之分。然而农村生活的严峻却远远超过了我最坏的想象，就连睡觉也成了奢侈的享受。白天劳动的时间很长，尤其是农忙时节，上下班两头都披星戴月。那年头批判会又多，要是碰上开会，差不多鸡叫头遍才能上床睡觉，而时过三更又得起床下地了。到后来，我们集体户里的几个知青不得不想出了一个对付疲劳作战的办法：轮流派代表去开会，其余的人便躲在屋里补瞌睡。好在我们那憨厚淳朴的老队长对此佯作不知，我们这小小的“骗局”才得以蒙混过关。

不知是因为睡觉的时间特别地稀罕，还是由于超负荷的劳动之后睡得格外香甜，在夹杂着稻草香和汗水味的知青梦里，我常常会回到青山绿水所怀抱的家里，回到我还没有被关进牛棚的父母身边，拾回